

毛泽东周恩来茅台趣事

茅台酒的故乡，位于贵州省仁怀市赤水河畔的黔北名镇——茅台镇。茅台镇历来流传有“水为酒之血”的古谚。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举行，北洋政府以“茅台公司”名义将用土瓦罐包装的茅台酒送去参展。博览会上，外国人起初对包装得灰头土脸的茅台酒不屑一顾。情急之中，一名中国官员有意无意将一瓦罐掷碎于地，顿时，酒香四溢，举座皆惊。随后，茅台一举夺得金奖。

毛主席的茅台情

因着茅台酒的卓越品质和文化底蕴，早在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当晚的开国第一宴上，茅台酒就进了中南海，周恩来亲自审定，主酒为茅台。此后多年，国庆招待会均指定用茅台酒。

1949年12月，毛主席对苏联进行友好访问，同时给斯大林庆祝70寿辰。在随车运输的萝卜、大葱、苹果等众多物品中，毛主席不忘把茅台酒作为国礼相赠。1950年1月毛主席回国时，斯大林也同样准备了厚礼回赠，这些礼物中就有斯大林汽车制造厂生产的吉姆牌高级小轿车。有

的同志常常以玩笑的口吻说：“毛主席的汽车来得划算呢，是用茅台酒和大白菜换来的！”

1956年6月1日，毛主席与茅台又留下一段诗酒佳话。当天上午，毛主席第一次畅游长江后，上船吃饭。国家首批特级厨师杨纯清为主席做了四菜一汤，即：清蒸鲈鱼、烧(草)鱼块、回锅猪肉、炒青菜和榨菜肉丝汤。这一餐，毛主席喝了一小杯茅台酒。

饭后，毛主席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条幅对杨纯清说：“杨师傅，我刚刚写了一首新诗，送给你要不要呀？不喝茅台酒，不吃武昌鱼，我是写不出诗来的。”这就是脍炙人口的“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的由来。

周恩来与“茅台外交”

1954年4月，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上，积极灵活开展外交。在会议召开的第二日，便以中国代表团的名义举行了招待会。招待各国代表、新闻记者和国际友人。茅台酒以其优秀的品质，一下子成了宴会上的话题。宾主都十分高兴，在品评茅台酒的友好氛围中，频频举杯沟通感情。

回国后，周总理向党中央汇报

时，曾感慨地说：“在日内瓦会议上帮助我们成功的有‘两台’，一台是茅台，一台是戏剧《梁山伯与祝英台》。”

中美建交中，周总理的“茅台外交”更让茅台大放光彩。

1972年2月21日晚7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盛大欢迎宴会上，周总理与首度访华美国总统尼克松共同举起盛满茅台的酒杯，这一历史性时刻通过中外记者的镜头迅速向全世界播送，全球冷战出现转暖的先兆。“茅台酒融坚冰”的典故，随之载入中美外交史册。

1972年2月21日下午，尼克松从毛主席书房会见出来后，便前往人民大会堂出席周总理为他举行的盛大欢迎宴会。

“这就是驰名中外的茅台酒，酒精含量在50度以上。”周恩来举起酒杯向尼克松介绍。

“我听说过您讲的笑话。说一个人喝多了，饭后想吸一支烟，可是点火时，烟还没有吸燃，他自己先爆炸了。”尼克松讲到这里，不等翻译译出，自己先笑了。周恩来也开怀大笑，周总理当真拿来火柴，划着之后，认真点燃自己杯中的茅台酒，用愉快的声音说：“尼克松先生，请看，它确实可以燃烧。”

那团跳跃着幽蓝光芒的火焰，也点燃了中美关系的历史新篇章。

摘自《文史参考》

产党可不高兴了(好好一个人放在那儿给国民党用算怎么回事儿啊)，最后说到经中央批准记档，他才勉强同意。出狱以后，时任五大常委之一的任弼时，还专门和他们谈话以安军心。

不过，当时释放薄一波，第一个迎接他的可不是自己人——阎锡山的特使梁从熙早在监狱大门里头就堵上了，毕恭毕敬，请问是薄一波先生吗？请问您老家是山西的吗？都好极了，阎主席请您帮忙——老阎的话是要和薄一波“共商保晋”——土皇帝还要“共商”，这面子够大的啊。

可薄一波偏偏不卖这个面子——不行，有事儿跟我们组织商谈去，我自己做不了主。生生把梁特使给顶在外头了。

还好，后来我党还是同意和阎锡山合作了。派了一文一武，都是阎老西儿心仪的。文的就是薄一波，武的就是徐向前。

摘自《内蒙古日报》

做到这一点。多少值得珍惜的痕迹都消逝在岁月里，消逝在风里和云里。在有意或无意间忽略了一些，在有意或无意间再忘记了一些，然后，逐渐而缓慢地，我蜕变成今日的我，站在你眼前的我。然而，这样的一种单纯和自然，是用我所有的前半生来作准备的啊！我用了几十年的岁月来迎接今日与你的相遇，请你，请你千万要珍惜。亲爱的朋友，我对你一无所求，我不求你的赞美，不求你的恭维，不求你的鲜花和掌声，我只求你的了解和珍惜。我们只能来这世上一言，只能有一个名字。我愿意用千言万语来描述这种只有在人世间才能得到的温暖与朦胧的喜悦。我很高兴我能做中间的那一种人，我不羡慕睿智，因为没有挫折的他们，不发生错误的他们，尽管不会流泪，可是却也失去了一种得到补救机会时的快乐与安慰。

其实，岁月一直在消逝，今日的得总是会变成明日的失，今日的补赎也挽回不昨日的错误，今日朦胧的幸福也将会变成明日朦胧的悲伤，可是，无论如何，我总是认真而努力地生活过了。无论如何，借着我的画和我的诗，借着我的这些认真而努力的痕迹，我终于能得到一种回响，一种共鸣，终于发现，我竟然不是孤单和寂寞的了。那么，我禁不住要问自己了：“我想要的，是不是就是这种结果呢？”我想要把握住的，是不是就只是今夜提笔时的这一种朦胧的欢喜与幸福？是不是就只是你的了解与珍惜？“我想要的，到底是一些什么呢？”

摘自《经典美文》

险，要不断地奋发进取。当身处低处时，不要自暴自弃，不要悲观绝望，凡事要看积极有利的一面，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等待下次机会的到来。因为低处只是暂时的停留，只是力量的蓄积，一旦时机成熟，达到所需的能量，就会石破天惊，到达另一个理想的境地。很多时候，巨大的成功往往会导致我们更大的失败，而暂时的失意却常常能引领我们走向成功。

人生有三种境界，就好像是参禅。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参禅有悟，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顿悟之时，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当走过生命的一周匝，再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人生，才惊奇地发现，原来人生中根本就没有什么高处与低处，只是一个不断追求和攀登的过程。

摘自《思维与智慧》

2.5亿年前南极洲曾是避难所

很多座火山一齐爆发，岩浆溢出来，从火山口一直流淌到海边；海啸翻腾，地球上的温度剧烈上升，仿佛一只快要烧干的水壶；地表开始崩裂，分散在海洋各处的大陆慢慢向中心合拢；各种有毒气体迅速被释放出来，空气中充满了甲烷和二氧化碳。顷刻间，所有生物走到了灭绝的边缘。

这是真实发生过的气候灾难。在地球的历史上，曾发生过5次生物大灭绝事件，其中2.5亿年前，二叠纪末期的生物大灭绝，则是规模最大、破坏力最强的一次。大约70%的陆地生物和90%的海洋生物，在那次气候灾难中灭绝。经过那次大灭绝灾难之后，差不多历经了3000万年，地球表面的生态系统才得以恢复完全。

至今研究者还不能说清，那样的生物大灭绝是如何发生的，但根据古地质学家在各处发掘的化石显示，二叠纪末期的气候大灾变，正是发生在一个地球最暖的周期中。

但是仍有一些动物在那次史前的全球变暖灾难中幸存了下来。没有钢铁诺亚方舟，一些动物凭本能找到了栖息地，保全了生命，直到生机重新在地球上活泛起来。12月，德国权威杂志《自然科学》上刊登了

一项最新的发现：在那次史上最大规模的生物大灭绝灾难中，南极洲充当了一些动物的避难所，保护它们，直到生物进化的链条，从它们那里重新接续起来。

“那时候的南极洲不像现在这样，覆盖着永久冰层。”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的约尔格·弗勒比施说。他和他的同事安杰勒兹科以及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克里斯蒂安·西德尔一起，常年在南极洲附近发掘化石。最近，他们确认了一些化石的确来自二叠纪，它们是一些在二叠纪生物大灭绝时期幸存下来的动物。

古生物学家们称呼这种动物为“南极科布尼亚兽”。根据现存的化石，研究者还不能复原出这种动物的全部细节，但是在提交的研究报告中，弗勒比施还是对这种动物的哺乳动物，从鼻子到尾巴尖，它的“个子”50厘米都不到。这种动物体型和家猫差不多，住在树上，以树上的嫩叶为食，有时也会跑到地面上活动。

在二叠纪大灭绝之前，南极科布尼亚兽是地球上最常见的哺乳动物之一。在突然爆发的气候灾难中，大部分科布尼亚兽都灭绝了，

只有一小部分生活在南极洲的活了下来。不过幸存下来的南极科布尼亚兽也不是今天哺乳动物的先祖，它们生活了很久，然后默默地在进化过程中灭绝。但它的确是那时候地球生态环境的一部分，在南极发现它们的化石，可以帮助古生物学家了解到，此前全球变暖的灾难，到底对地球的生态造成了多大的摧毁，同时又作出了怎样的保留。

现在弗勒比施和他的研究组大致上可以断定，在2.5亿年前的生物大灭绝中，南极充当了最后的避难所；至少有1/3的陆上动物，在那里度过了成百上千万年的蛰居期。

二叠纪晚期，南极比现在更靠北，气候也比现在温暖，可能还有一些植被。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当其他大陆在火山、海啸中分崩、漂移时，南极洲所受的影响并没有让物种处在灭绝的地步。

地表生态还是受到损害，但是像南极科布尼亚兽那样的小型动物活了下来。它们或者钻到地下，或者找到一块安全的地方蛰伏起来，食物很好，但显然还能支持它们的存活。大灾难后日子很艰难，但是南极洲相对稳定的地表状况和生态环境，为很多像南极科布尼亚兽这样的气候难民提供了家园。

摘自《外滩画报》

佛罗里达州坦帕湾做了一次演讲。演讲过后，一名记者又问起了这个26年前的老问题。这一次，他终于作出了回答。

他说，高思基先生已经去世了，现在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

1938年，阿姆斯特朗还是美国西部小镇的一个小男孩，有一天他在自家的院子里与一个朋友玩棒球。他的朋友扔棒球时，不小心将棒球扔进了邻居的院子里，滚到了卧室的窗户下面，而高思基先生就是这户人家的男主人。

当阿姆斯特朗溜进高思基先生家的院子弯腰捡球的时候，他听到高思基先生的妻子正在朝高思基先生发火：“想让我原谅你？梦想！除非隔壁家的小男孩登上月球！”

摘自《羊城晚报》

阿姆斯特朗的秘密

邓笛

1969年7月20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尼尔·阿姆斯特朗离开在轨的阿波罗11号指令舱，在登月舱“鹰”上执行着陆任务，然后踏上了铺满粉尘的月球表面，成为踏上月球表面的第一人。

他登上月球后说的那句话“这是一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通过电视转播让数以万计的地球人激动万分，如痴如狂。然而，相比于这句富有哲理的名言，当他返回登月舱时，他说的另外一句话就显得有点莫名其妙了。这句话是：“高思基先生，

祝你好运！”

当时，鉴于美苏正在搞太空竞赛，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许多人认为这只是不过是阿姆斯特朗针对某个苏联宇航员随意讲出的宣布胜利的一句话。

然而，后来有心人发现，在苏联宇航员和美国宇航员中都没有名叫高思基的人。

在以后的多少年里，经常有人问起阿姆斯特朗，他的那句“高思基先生，祝你好运”究竟有何深义，但是他总是秘而不宣，笑而不答。

1995年7月5日，阿姆斯特朗在

ZHENGZHOU DAILY

编辑 李昆毅 电话 67655539 E-mail:zwbwb1616@aina.com

心灵的对比

席慕容

在每天晚上入睡之前，每天早上醒来之后，我总禁不住想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想要的，到底是一些什么呢？”我想要把握住的，到底是一些什么呢？要怎么样才能为它塑出一个具体的形象？要怎么样才能理清它的脉络呢？窗外的槭树，叶子已变成一片璀璨的金红，又是一年将尽了，日子过得真是快！这样白日黑夜不断地反复，我的问题却一直没有找到答案。

而今夜，就在提笔的那一刹那，忽然有一句话进入我的心中：“世间总有一些事，是我们永远无法解释也无法说清的，我必须接受自己的渺小和自己的无能为力了。”是的，在命运之前，我必须承认我的渺小与无能为力，一向争强好胜的我，在这里是没有可以争辩和可以控制的了。

所以，我终于明白了，我终于知道，这么多年以来，一直烦在我心中的种种焦虑和不安，其实都是不必要和莫须有的啊！因为，世间有些事情，实在是无法解释，也不用解释的啊！原来，我如果又想画画，又想写诗，必定是因为心里有了一种画画和想写的欲望，必定是因为我的生命能从这两种创作活动中，得到极大的欢喜与安慰；因此，这实在是我自己的一种需求，一种自然的现象，我又何必一定要想出一个完美和完整的答

案来呢？事情的本身应该就是一种最自然的答案了吧。其实，你一直都是很明白，并且看得很清楚的，你一直都是知道我的，因为，你一直都认为：“没有比自然更美、更坦白和更真诚的。”不是吗？如果万物都能顺着自然的道理去生长、去茁壮、去成熟，这世间就会添了多少安静而又美丽的收获呢！

一位哲学家告诉过我，世间有三种人，一种是极敏锐的，因此，在每一种现象发生的时候，这种人都能马上做出正确的反应，来配合种种的变化，所以他们很少会发生错误，也因此不会有追悔和遗憾。另外有一种人又是非常迟钝的，遇到任何一种现象或是变化，他都是不知不觉，只愿埋头走自己的路，所以尽管一生错过无数机缘，却也始终不会察觉自己的错误，因此，也更不会有追悔和遗憾。然后，哲学家说：所有的艺术家都属于中间的那一个阶层，没有上智的敏锐，所以常会做出错误的决定。但是，又没有下智的迟钝，所以，在他的一生之中，总是充满了一种追悔的心情。然而，就是因为有了这一种追悔的心情，人类才会产生了那么多又那么美丽的艺术作品。

没有一个人，甚至连我自己在内，在这世间，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把成长的历程中每一段细节、每一丝委婉的心事都镂刻起来，没有人能够

周礼

儿时，曾留心过燕子飞行的过程，它们也是呈弧线飞行的，每次高飞前，总是要向下滑落一段，然后再奋力向上飞。起初我不明白其中的缘由，直到现在我才知道，原来燕子下滑的过程是积蓄力量，是为了下一次飞得更高、更远。蓦然间我幡然领悟，原来人生的低处只是力量的一种蕴藏，是为了走向另一个更高的顶点。那么当我身处低处时，又有什么好悲伤的呢？

通常当人们处于人生的高处时，总是志得意满，颐指气使，恃才傲物，沉浸在过去的辉煌中，因而停步不

前。其实这时已是强弩之末，即将滑向人生的低处。当人们处于人生的低处时，总是悲观失望，痛苦决绝，殊不知，否极泰来，即将步入另一个美丽的春天。《蜗居》中有一句很经典的台词：人的一生是一条上下波动的曲线，有时候高，有时候低。低的时候你应该高兴，因为很快就要走向高处，但高的时候其实是很危险的，你看看不见即将到来到低谷。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人的一生总是充满了坎坷与艰辛，总会遭遇各种各样的不幸。当身处高处时，要不骄不躁，要意识到潜在的危

母亲的需要

亦秋

纽卡夫人七十多岁，头发花白。她穿最便宜的衣服，吃简单的面包和生菜叶子。而她的儿子罗德，却是旧金山最成功的商人。罗德唯一的苦恼，是母亲纽卡夫人不肯从那个淘金小镇上简陋的家里搬到自己在旧金山的别墅来。

自打罗德成功后，一直有人劝说纽卡夫人可以享清福，住别墅了，可纽卡夫人除了不再工作、性格没有以前那样暴躁和冲动、脸上总是带着和蔼的笑容外，她的生活没有任何改变。

不幸的是，没过多久纽卡夫人病了，而且很严重。医生说是因为她年轻时过度劳累，透支了自己的身体，她也许支撑不过一年了。

孝顺的罗德给母亲买来了最好的营养品，还请来最好的医生给母亲治疗，但被母亲拒绝了。纽卡夫人用粗糙的手抚摩着儿子的脸说：

“我知道自己没有多少时间了，所以你不要再为我费心。我现在感觉很好。”

就在纽卡夫人一天比一天虚弱、身体每况愈下的时候，罗德的生意也出现了问题：一个合伙人席卷了他的钱财和契约逃之夭夭。这天，罗德失魂落魄地回到自己在小镇的家里，他似乎老了10岁。纽卡夫人虽然奇怪儿子怎么突然回来过夜，可还是很高兴地收拾出罗德以前住的小房间。

消息很快就通过镇上的邻居们传到了纽卡夫人的耳朵里：罗德的生意失败了，没有存款，欠了一大笔债务，他卖了别墅、汽车。看样子，罗德是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了。

惊讶的纽卡夫人一登门，向邻居们央求，不要再谈与儿子相关的一切事情，她怕他伤心。纽卡夫人的病似乎被自己遗忘

轻松的奥秘

吴若增

有一回，我在媒体上读到，某地准备出售几个海岛……心里边不禁一动。就想：我要是买下一个海岛，那有多好。在岛上盖几间茅草屋，屋前屋后种瓜种豆，再搭一个葡萄架，养一只大狼狗。没事儿的时候，钓钓鱼，游游泳，躺在沙滩上晒晒太阳。寂寞了，约几个朋友上山，在岛边点起篝火，一边吃着烤鱼烤肉，一边海阔天空，胡说八道……嗨，那样的日子，可多么惬意！

但我的心，也就是那么地动了一动。而已。

又有一回，一个朋友向我推荐一处楼盘，说是房子很好，环境很好，地理位置很好，因此，极力劝我去买。还说他希望通过这回的买房，使我们俩住成邻居。那样，以后就可以经常来往并互相照应了。我被他说得心里痒痒的，就说有工夫去看看吧。没过几天，他开了汽车来，要拉我一块儿去看看。那天，我正感冒，浑身不得劲儿，但他的热情感染了我，况且我原也有些心动，便跟他去了。去了一看，果然不错。“不

错，那就买吧。”可是，虽然不错，也不能说买就买呀，买房子又不是买冰棍儿，哪那么容易。他说：“你要是不买，我可要买啦，你可别后悔呀。”他的那种态度，对我的确是有些激将式的作用，然而，我却总觉得好像还需要再掂量掂量，就说：“对不起，请容我再想想。”

我的再想想，当时主要是再想想我的钱袋，想想我的钱袋是否充盈。转头，我去问过了房屋中介，得知我现在住着的房子能值多少钱，再加上我的那几个存款，倒也差不多，只是没有装修的钱。不过又想想，却发现如果住进去，就还得再买辆汽车，因为我总不可能住在那里一动不动啊。这个装修的钱，再加上买车的钱，我是没有的。没有怎么办？借。想到这个“借”，我一下子就烦了，因为我是从不向人借钱的。

而我要是不买呢？不买，虽然我这房子小点儿旧点儿，可这么住着不也挺得劲儿的吗？我有必要非得把自己撑起来涨起来，去住大房

子新房子吗？

忽然，我想到了我的一个根本：那就是其实我早已明确，对我来说，生活还是越简单越好，简单到只要能够容纳我思考就行。因为思考才是我生活的本质，而其他，则不过是维持我思考的附丽罢了。想到这一点，不禁哑然失笑：一个破房子，怎么就乱了我的方寸？

于是，结论就有了：与其买了房子而狼狽起来，不如连想都不去想它。至于朋友说到的那个所谓遗憾，其实不过是自寻烦恼，或无中生非罢了。

这样，很快地，我也就心如止水了。

不过我承认，这件事，的确是让我的心动了几动。

……

应该说，欲望是人人都有的。对于美好与享受的追求，也是人人都有的。只要与你的能力相协调，欲望的满足天然合理。然而，倘若超出了你的能力，你还必欲求之，那就是你的不对了。许多人常常埋怨生活累人，但其实呢，常常并不是生活累人，是你自己累你。是你自己，还嫌自己活得不夠沉重，又从路边捡了个包袱背上。

当然，这个包袱，不只是房子。

摘自《今晚报》